

# “真”观念在近代哲学中的开显与演进

孙旭武 王玉莉

(摘要) 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即为“真”。近代哲学在追求知识确定性的过程中,使思存关系即能否为“真”的问题充分地开显出来。但是,近代哲学囿于将思维与存在看做两个独立实体的思维路径必然导致认识无法为“真”。黑格尔使思维与存在统一于精神,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实现了“真”。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下重新界定了思维与存在的性质:思维表征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即是对“人本身”的自觉;存在是指历史,是指“人本身”对象化的产物。从而思维与存在都统一于“人本身”,实现了“真”。但对“真”观念之“思”并没有终止,而是一直在演进之中。

(关键词) 真;精神;人本身;思

(基金项目)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2011xjj-001);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JGZXS1202)

(作者简介) 孙旭武,1979年生,哲学博士,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辽宁抚顺113001);王玉莉,1959年生,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辽宁抚顺113001)。

(中图分类号) B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13)04-0021-04

思维与存在能否统一?这个问题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觉,直到近代哲学才真正开显出来。

## 一、近代哲学视阈下“真”困境的开显

近代哲学改变了中世纪哲学是神学婢女的境遇,顺应了自然科学知识蓬勃发展的要求,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己任。近代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都提倡人的理性,反对将宗教神学和神学教条作为知识的基础;都追问知识的来源,希求从简单、确切的基础出发通过正确的方法确立真理,等等。在这样的追求知识确定性的路径中,内在思维与外部存在之间的矛盾也就不断地凸现出来,充分地展现出认识能否为“真”的困境。

唯理论肇始于笛卡尔,在《第一哲学的沉思》中,笛卡尔对以往的一切知识进行了普遍的怀疑。笛卡尔认为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是却不能怀疑自身。因为思想可以怀疑一切,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而“我在怀疑”就必须有一个在怀疑的“我思”的存在,这样就由“我思”确立了自我是一个思想实体。思想实体是笛卡尔确立的第一个实体。思想实体只能为部分知识的确定性奠定基础,“我思”之外的物质世界却无法为其所确立。笛卡尔为物质世界找到的

本质是“广延”。不过这里面留下了一个困难:按照笛卡尔的实体定义,实体是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而自身存在的东西。这样,思想和广延便成为两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独立的实体,无法在思维中统一起来。笛卡尔哲学因此开启了思维与存在无法统一的“真”之困境。

斯宾诺莎从“真观念”出发,以完满的单一原因为推理的前提,最终推导出复杂的结论,以此为知识的确定性提供基础。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第一个“真观念”是“实体”。这个第一也是最高的实体,包含着无限的属性,但是人类因只具有有限的理智,只能认识两类属性,即广延和思想。斯宾诺莎的广延和思想依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所以也无法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

经验论者洛克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人们通过经验获得了各种观念,知识存在于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之中。这样,在追求知识确定性的过程中,最终确立起来的知识只是观念之间的关系,而观念并不等于外物自身。贝克莱从洛克的这些观点出发,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观念,而不是观念之外的事物。存在被限定于认识的对象,然后以感知来解释这个认识对象,这样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可见,在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的进程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贝克莱甚至是取消了存在的真实性,那么,思维如何



认识存在的“真”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样休谟也沿着洛克的思路继续前进,得出了对实体存在的怀疑。可见,经验论者也无法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康德同样追求知识的确定性,而且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集大成者。康德认同唯理论和经验论所说的逻辑和数学命题是先天必然真理,但不同意经验论者将包含着经验内容的综合命题归于偶然真理的立场,也不同意唯理论者所说的天赋观念。康德的设想是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而且决定了所能直观到的内容。人的概念对直观内容做出判断形成经验知识。人的直观能力和概念都先于并独立于外在的对象,这样形成的知识康德称为“先天综合判断”。这样的“先天综合判断”既是必然的先天的,又是对经验世界所做出的判断。但是,人通过先天的直观能力所直观到的内容却不是对象本身,康德将这个对象本身称做“物自体”。这样一来,统一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康德哲学只是在现象界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如果从认识存在的本质这个角度看,依然没有逃脱思维无法认识存在的结局。

通过近代哲学对知识真理性的追求,使得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者说思维如何突破自身而达于外部客观实在的“真”的问题,完全凸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将思维和存在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就必然导致认识无法为真,因为不同质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无法超越的,最终也只能把“物自体”留在认识的彼岸。

## 二、黑格尔:统一于精神的“真”

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目标依然是追求真理。黑格尔说“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附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sup>(1)</sup>既然黑格尔哲学追求的是真理,他就必须对真理何以可能做出论证。他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真理的一般,哲学必须证明从哲学自身出发即有能力加以认识。”<sup>(2)</sup>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也要寻得二者的统一。在他看来,哲学与其它学科虽然在研究方法和认识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内容上都是为了把握现实的本质和规律,都要对经验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判断。黑格尔明确地讲“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sup>(3)</sup>哲学的最高目的是达到思想与经验的一致,达到自觉理性与事物自身中的理性之和

解,也就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统一。

与康德相似,黑格尔也认为我们用感性所感知到的对象仅仅是其“现象”。但是黑格尔并不认为对象自身是不可知的“物自体”,而是认为对象的本质和根据是唯一的实体,即绝对精神。我们用感性所感知到的对象,只是这个绝对精神的外化或者说是其异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存在的本质是精神。绝对精神为什么要异化或者说外化出这个世界呢?因为绝对精神是主动的、能动的,它必须将自身展现出来。“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sup>(4)</sup>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的本质是绝对精神。“精神,它的本性就是思维,即在于使它自己思维着的本性得到意识。”<sup>(5)</sup>这样看来,绝对精神与思维也是统一的。既然思维与存在都同绝对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思维与存在也就具有了统一性。

黑格尔在论证出思维与存在都是统一于精神之后,确保认识为“真”的任务也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确保认识为真的第二步是论证思想的客观性,黑格尔说“客观性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sup>(6)</sup>那么什么是客观性思想呢?这就要先了解一下思维与感觉和表象的差异。通过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事物的感觉和表象与思维对对象的把握相比,前者都是个别性的,彼此外在并列和相续着,而唯有经过后者的认识才真正具有普遍性。这样唯有思维能够担当起认识对象之本质的任务。所以,黑格尔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思维着的考察。思维是能动的,因此对于对象也就是主动的。思维主动地对对象进行反思,通过这种反思,那些最初在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就改变了个别性、特殊性、偶然性,成为了具有表达事物本性的普遍性。这样的表达了事物本性的普遍性的思想就是客观性思想。

表达了事物本性的普遍性的客观性思想是确保认识为真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如何认识这个客观性思想自身。然而在如何认识这个客观性思想自身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黑格尔将其表述为:“思想认识自身的困难丧失自身于思想的坚固的不同一中。”<sup>(7)</sup>早在康德哲学那里就认识到,当理性对超验对象进行认识的时候必然导致“二律背反”。康德认为这种现象只是表明了理性的界限,世界本身并无矛盾。黑格尔则认为世界以及世界的本质即精神就是矛盾的,由此,确保认识为真的问题就转变为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





特性。黑格尔为了认识矛盾必须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对范畴的理解。在传统方式中,范畴是从对象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的产生原则就是对外在对象的抽象的知性原则。而黑格尔改变了范畴的知性原则,将其转变成从自我中产生的理性原则。因为理性原则是自我决定、自我产生、自我确立的理性活动。这种改造后的范畴的运动形式是每一逻辑实体的三个环节: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方面,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最后实现了对绝对精神的丰富规定性的认识,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这样,黑格尔就在思维与存在都统一于精神中保证了认识能够为“真”。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真”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重新界定了存在的性质。马克思说理论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是人本身”(8)。也就是说彻底的理论要从人本身出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既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的承担者,而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9)。也就是说,有生命的人通过劳动实践的方式将自身的本质对象化到对象之上。认识到人是一种将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存在物为重新理解存在提供了坚实的一步。既然人在本质上是将自身的本质对象化到对象上,那么我们需要认识的这个存在就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因为这样的存在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所赋予的。这样界定出来的存在排除了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而那种与人无关的存在实际上是理智抽象出来的产物,对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0)而只有经过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存在才是确证了我的本质力量,才成为对我的存在。“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11)

这个被赋予了人的本质的存在的持存就展现成历史,这个历史是人通过劳动即通过本质对象化产生的。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2)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就是指历史这个存在。这个存在着的历史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历史,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外化的历史,而是深深嵌入了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

物,是人的历史存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之存在是与人有着共同的本质,具有统一性和同一性。这样这个历史之存在就趋近于人了,同时也与意识更近了一步。这样就为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为思维达于存在建立了一个方面的坚实基础。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还需要另一方面,即界定出意识的实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一种古老的信念,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是由于人有意识。我们也认同张扬人的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确实需要有精神。但是人类理性的冲动会无限夸大意识的地位和作用,将意识独立出来成为了实体,并且让意识实体统治我们的生活。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走的就是这种将意识作为独立实体的道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康德考察人的“认识机能”、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都是如此。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史。黑格尔哲学可以说就是这种传统的典范。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就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精神和意识成为了独立的实体和主体,而实际上精神和意识都是人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体。马克思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13)。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这些观念、我们头脑的创造物成了统治我们的独立的实体。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批判了以往哲学将意识独立化的过程,以揭示其虚假性。以往哲学将意识独立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进行统治的人的思想与这个个人分离出来,从而确立思想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第二个步骤就是像黑格尔那样,以概念的自我规定、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方式,证明在这些不同的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最后一个步骤是取消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样没有了物质的牵绊,以便让这些思辨的思想自由地驰骋。通过对意识独立化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指出了这些过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达,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而已。马克思以此实现了对以往意识独立化的批判。

马克思还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考察了意识的实际产生过程,以揭示意识的真正地位和作用。首



先,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必须生存,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要生产衣食住行这些生活必需品。当人类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这样人类就拓展了物质生产的领域。其次,人类在满足了一定的生存需要之后,为了种族的延续进行人类的繁殖活动。在进行上述的这些活动当中,很多活动都是人和人共同完成的,所以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上述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之后,人类才真正开始了有了意识。因此,我们说意识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些物质性因素的纠缠,意识是为了生产而结成的社会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依然是这种产物。”<sup>[14]</sup>

最后,马克思在批判了以往哲学将意识独立化的过程,揭示了意识的真实产生过程后,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得出了意识的真实地位和作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sup>[15]</sup>，“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16]</sup>。这些都表明了,意识并不是如以往哲学所认为的是独立的实体。意识就是存在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这种存在的特殊性表现在意识是能对自身的存在进行自觉的存在,是一种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存在,是一种有了自觉意识的存在,是一种对自身本质存在的自觉意识。正如孙正聿所说“哲学是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sup>[17]</sup>这样马克思就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下奠定了意识的真正实际地位和作用。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之存在承载了人类生活意义的全部,而成为了我们的认识对象。这个历史之存在在本质上并不是以往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视阈下所理解的与人无关的“物质”,而是与“人本身”直接关联统一的。而意识并不是具有独立性的实体,不过就是意识到了“人本身”本质的自觉的存在。既然存在与“人本身”相统一,意识也与“人本身”相统一,那么思维与存在就是统一的。这样马克思就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确保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即实现了“真”。

#### 四、结语

近代哲学使“真”的问题开显出来,康德实现

了现象界的统一,黑格尔实现了精神化的统一,马克思实现了基于“人本身”的统一。不过对此一重要问题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似乎更致力于通过消除这种二元对立来化解“真”之困境。正如杨晓所说的“对问题本身进行观察与反思,是超越两极对立的独断与怀疑的出路。”<sup>[18]</sup>

“真”的困境虽说是开显于近代哲学,但从根本上说是肇始于柏拉图的运用理性把握理念世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人认做是理性动物,尼采颠覆了这种认识。尼采认为:“世界除了强力意志之外,什么也不是;同样,你本人除了强力意志之外,什么也不是。”<sup>[19]</sup>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尼采认为人是意志的,而世界是意志的客体化,这样人的思维和存在都统一于意志,从而消除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海德格尔借助语言消除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海德格尔认为,包括对人生意义、存在等的认识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因此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也就进入了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居于语言之家<sup>[20]</sup>,同时语言的边界也就是生活世界的边界。所以海德格尔为了反对现代的技术“框架”,追寻存在的意义,不遗余力地重新解读古希腊的一些词汇,寻求新的可能性空间。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未做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化分,提出“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这未必就比西方哲学更高明,但确实为消除西方哲学“真”之困境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源。

#### (参考文献)

- [1][2][3][4][5][6][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1、43、45、54、93、51页。
- [8][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323、335、305、310页。
- [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34、29页。
-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112页。
- [17]孙正聿《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 [18]杨晓《内在化的逻各斯与实践——哲学基本问题的形式革命》,《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
- [19]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00页。

【责任编辑:侯小丰】

